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九十八回 白蛇歷劫成正果 孝子割臂遇神仙

卻說八仙成道昇天，由元始老君、瑤池王母、九天玄女各位神仙領袖，引導朝天。玉帝賜宴賜爵，並每人洞府一處。特派太白金星李長庚，率領天府匠人，前去各山修建洞府。鐵拐先生住華山紫霞洞、張果住武當山白露岩、藍采和住王屋山縹雲谷、呂洞賓住峨眉山縹雲崖、何仙姑住廬山玉屋洞、韓湘子住嵩山碧雲峰、鍾離權住終南山一線天、曹國舅住衡山王妙峰。這便是今人所稱的八洞神仙。各洞府中，均有清奇幽雅的景色，四時不謝的名花；並有玉帝及各位道祖頒賞，和各人師父、師伯叔、弟兄們賜贈的器具，沒有一樣不是珍奇瑰麗、巧奪天工。

八仙受職謝賞。玉帝特宣旨意，大意說：

前因天宮不靖，求賢為輔，得諸仙領袖，薦拔真才。數千年間，先後共得八仙，皆道行高深、神通廣大之士，業已各賜顯爵，隨朝供職。唯念今近下界人心日趨卑下，世風愈趨邪靡，世局因而多事。久擬簡派賢能，分赴凡間各處，隨時化身人民，懲淫勸善。當以真才難得，迄未舉行。今八仙皆來自人間，洞悉世情。倘令置身下界，必能挽救世風。已經商同元始老君等各大仙祖，共贊斯議。並幸現天庭安謐，穹宇澄清。天府職頗清閒，正可乘時分派下凡，週遊四海，如此於變理陰陽之暇，兼任化迪下民之職。

八仙受命，無不歡喜舞蹈，頌揚聖德。諸事既了，各歸所賜洞府，休憩一時。

到了北宋末年，天下大亂。諸仙方又連袂出山，先在華山鐵拐先生處會集。因聞蘇杭一帶，近來頗稱富庶；而杭州西湖，得歷代名人點綴、修理，已成全世界第一名勝之區。呂祖首先提議，至兩處一遊，然後分道各散，巡遊天下一周，以便會齊復旨。大眾聽說，無不贊同。於是大家駕雲而起，都到長江下流金山腳下，按落雲頭。緣何仙姑、李鐵拐等幾位仙人，和這金山歷史有些關係，因此首先降集此地，大家尋訪了一回古蹟，都不禁有些感慨。

張果、采和問起：「龍王親書墨跡現在尚可尋找否？」何仙姑笑道：「這倒真是一件極好的古蹟，可惜被這妖蛇毀沉江底去了。列位不曉得白蛇精水漫金山的事情麼？」眾仙有不及知道的，忙問：「是怎麼一回事？」仙姑見問，倒說起這事，真個好笑好氣。因對呂祖笑說：「道兄，你該知道一些。」呂祖吓了一跳，道：「我怎麼知道這等妖精鬼怪的事情？」何仙姑對著張果笑道：「張道友，你聽聽，我們這位呂道友，可也算得神仙中最最勢利味良的人了。」一句話，說得眾仙掩口葫蘆，莫名其妙，都向呂祖好笑，說得呂祖哈哈大笑起來道：「好了，任你們怎樣編派我去。大凡神仙中最下流不堪的事情，都歸到我身上來。就是列位當中，有甚不好聽的事情，也請一起推在我呂洞賓身上。橫豎我是抱定藏污納垢、以身殉道的主張，憑你們愛怎麼說，就怎麼說。這還不客氣麼？」眾仙聽了，又哄然大笑起來。

仙姑笑道：「你說我編派你麼？且慢刁嘴，待我說出這段故事來，大家公評一下，看你可不是勢利味良之輩。你記得我在廬山對你說的話麼？知道這白蛇是什麼人啊？」呂祖聽了，一時還想不起來。就是張果也還糊裡糊塗，不甚明白。仙姑指著呂祖點點頭，冷笑說道：「好個喪盡天良的勢利神仙。本來我還沒有甚麼意氣，如今見你這般無情，倒真個引起我一肚皮的肝火來了。說句老實話，這段古蹟，非向你索賠不可。因為這東西，是你的親丈母將它推下江中去的呀！」此言一出，更惹得眾仙笑痛了肚子。呂祖也才恍然大悟，反對張仙笑道：「原來他說的是這段事情。師叔大概也能記得起來。我在唐元宗時候，那時你還做唐天子的國師咧。你可記得跟我去看一個勾欄女子，名叫白牡丹的？」一語未完，張仙突然省悟道：「看來這蛇精一定是白牡丹的母親，所以呂賢姪倒成了蛇精的姑爺了。賢姪，不是我也跟著人家批評你的不是，既是你令親做的事情，你如何諉稱不知？這便顯你的狡猾。要是你真個完全不明不白，和他們一無往來，這又見得你的無情無義，設或眼見他們勢敗，所以假裝癡呆，那又不免有些勢利。」

這張仙本是八仙中第一忠厚的人兒，大家難得聽他的笑話。如今見他也取笑起呂祖來，益發全體哄堂說：「張老是我們隊伍中的聖人，他的話焉得有差？呂公還有什麼辯的，也請說來，大家再做個公評。」呂祖聽了，只是笑，不吱一聲。

仙姑才把這段故事，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：「原來蛇精自從投生為朱家的婦人，和他恩人為奸之後，先被呂祖察破姦情，後得仙姑親去破案。這婦人自謂志在報德，與尋常姦情不同。雖然殺死二命，總因二人先和自己作對，使他不得報恩，因此將他們謀死，這也是出於無可如何，與尋常殺人情節，又屬大異。因此痛恨仙姑不該橫身干涉，壞他的好事，害他的性命，身死之後，冤氣不散。本來他這等惡鬼，早該落在陰間，飽受種種冥刑。卻又得他教主出力，向冥王交涉，硬是索去鬼魂，藏在自己一件法寶叫做收魂袋的裡面。在這中間，藏了二三百載，常常噴以法水，先是一線黑氣，後來漸漸結成蛇形，才將它放出袋來，教它修煉法術，變化人身。至宋神宗年間，方才修煉成功。」

「聞得恩人又轉世為人，在杭州西子湖頭，姓許，名仙。白蛇一靈不昧，志切報恩。請於師父，就想下山入浙，去尋訪這姓許的恩人。通天教主知它此去尚多風波，原是執意不允。這白蛇自從得知恩人在世的消息，晝夜不安，坐立不定。過了幾時，竟瞞了教主，私自下山，尋到這個許仙，和他配成正式的夫婦，幫助他成家立業，發得數百萬的大財。不料這年慶賞端陽，白蛇飲酒過度，現出原形，乃是一條又粗又大又雄偉的大蛇，盤在牀上。許仙上去，把帳子一揭，登時嚇得死去。」

「白蛇隨著醒來，見丈夫已經嚇死，大哭一番。聞得王母園中仙草最多，取得一枝，可能回生起死。於是親上瑤池，竊得仙草而回。行至半路，卻被管園神將知道，前來追趕。幸他腹中已有身孕，月將滿。因上天憐他報恩之義，歷劫不變，特賜上等麟兒，將來合中狀元，自有諸神保護。兩方戰得難解難分，白蛇看看支持不住，才由保護文曲星官的神靈，向對方神將說明原委，才得釋放回家，救治許仙。更不料許仙因病癒身健，到金山寺中酬神。寺中住持法海，乃係有道高僧，知道許仙現被妖人迷住。妖人雖然是為報恩而來，但久與妖接，將來仍當受他之害。因把許仙請入方丈，點明前生因果，勸他在寺出家，不必回去。許仙還因端陽之事，心懷疑懼。雖經白蛇再三諱飾，仍是疑多信少。如今聽法海一言道破，心中大懼，真個聽了法海的勸戒，不肯回家。」

「這事被白蛇知道了，帶領三千妖兵，攻打金山，引水灌寺。論他的道術，如何比得上法海。也因他身懷六甲，且是凡世狀元，無論道門佛門，都存一種投鼠忌器之心。最後還是法海喚出許仙，吩咐他：『還是暫且回家去，等你妻子分娩之後，再去救你出家。』許仙只得仍跟白蛇回家。」

「白蛇臨去時，得見龍王所書金山大字，知道這是和何仙姑有關係的，便施展妖法，將這大石推入江中，藉泄當年之憤。卻有海中夜叉瞧見，忙去報與龍王。龍王大怒，也便發兵追逐，行至金山，得到法海的通知，說白蛇未至遭災的時候。龍王沒法，便收了那塊大石，自回水晶宮去。因此，這塊大石也便藏在龍宮，從此不得再見於人世了。」

仙姑把話說完，向著呂祖笑道：「道兄聽清楚了？我們大家來評個道理。這是你岳母大人幹的事情，況且我和令岳母的一段怨孽，也還是因你而起。不料，你得了他一個女兒做情人，我反替你來受災。這從哪兒說起？如今長話短說，是你岳母毀滅了我的紀念古蹟。你也該替他照樣賠我的損失才是，別躲在一旁，裝這馬虎給人看。」呂祖笑道：「你別逞刁了吧。可知我那情人白牡丹，現在修道將成。他還記起前生殺母之仇，正預備向你大興問罪之師咧。那時候看在情人的份上，少不得我還要幫他和你為難咧。」幾句話，說得眾仙更是大笑。

張果卻放心不下那條白蛇，還在追問這事的結果。仙姑笑道：「論理，這話你該去請教你那位仙姪。他們是親戚，應該比你我都明白一些。但他是勢利得很。現在人家失了勢，看他口中盡說替他岳母報仇，其實他連這位岳母也早已不認了。既不認親，自然更不知他們的成敗生死。還是由我來告訴你一個大略，也免得你這位慈悲神仙，專替不相干的人發急。」

這仙姑一面笑，一面告訴大眾說：「白蛇生了個兒子。他在坐月子期間，法術是用不出來的。法海卻認為機不可失，便把許仙

悄悄地約去，送給他一個金鉢，命他向著白蛇一照，就可以除妖息禍，永無後患。許仙此時又被白蛇迷戀得神智不清。況且又生了孩子，夫妻情好，更形親密。但想區區金鉢，能有多大的效用，既稱可以闢邪，我妻並非妖人，當然不怕這些，正想拿上樓去與白蛇賞玩笑談，哪知一到樓上，白蛇正好在那裡梳洗。許仙一面走，一面還笑說：『娘子，這法海和尚，忽然又來了，送這玩意給我。』同時把鉢兒一開，這白蛇一聽法海二字，心中先就嚇了一跳，忽地轉過頭來一瞧，一道靈魂老早飛入鉢內，馬上變成一條寸許長的小蛇，在那鉢中隱隱約約地顯出來。許仙這一驚非同小可，身不由己地把金鉢一丟，擲下地來，自己便暈死在地。接著法海上來，救活許仙，向他說明前因後果，便把許仙帶回寺中出家。如今據說跟他師父雲遊去了。那白蛇呢，卻被壓在西湖雷峰塔下。這塔乃錢武肅王所造。內中所用的磚瓦，全是加工定制的。每塊磚內還嵌藏一卷金剛經，藉以鎮壓邪祟。白蛇一入塔底，當奉法海法旨，歸入禪宗，究心梵典。據法海說，他能洗心革面，刻苦勤修，將來可成正果。須知無心仁厚，佛門宏慈。白蛇雖列魔教，良心不壞，所以今日之災咎，正為成功之基。後來他的兒子得中狀元，奉旨祭塔，一時傳為佳話。他也奉法旨得至塔外和兒子見一見面。其時，法海也駕雲前來，考察他的工夫，很有進步，□分喜悅。這才正式收他為徒，並預言照此一定程序，精進不懈，一千年內，必成正果。待塔倒之年，即爾昇天之日。這是將來的事。大概白蛇存心厚善，看來沒有不成功的。我們到將來再瞧吧。」

呂祖聽了，略一推算，笑而點頭道：「此物成功之時，中原皇帝合該絕種。就是我們道家，也當小有變動。首當其衝者，是張天師，也該在彼時廢斥。」張果聽了，接著說道：「一些不錯，那年在龍虎山，曾對天師談起過這句話。他還很不開心似的。其實這都是一定之數，哪能勉強得來呢？」呂祖道：「天下無一成不變之事。天師以一凡人，而享此絕大的權威，一點本領都沒有，專賴天生一印便可世襲其業，爵為真人，職授天師，不免太輕易了。這等事情，安能永久不變呢？」一語未了，鐵拐、鍾離權都道：「天機不宜輕泄。二位還以慎言為宜。」二仙聽了，竦然道：「師尊之言是也。以後大家都要緘口慎言方好。」

當下大眾離了金山，同至姑蘇。聞蘇人最信呂祖，每年四月□四日呂祖聖誕之辰，他的廟中香火極旺。此時正當香訊之期，男女輻輳，熱鬧非凡。八仙都化成平民模樣，前去觀玩。

到了寺中，只見殿內殿外，殿前殿後，都擠滿了人。男女老幼，有求子的，有求方的，端的□分繁忙。八仙隨意走了一圈。呂祖以主人之誼，請大家進去，用些茶點。眾仙都笑說：「大家隨便一點倒好，不必這樣酬應。稍許一覽，便出來。只見一個男子滿面淚痕，手捧香灰，急急忙忙趕出寺門而去，卻不向那條大路，反朝人跡罕到的廟後而去。八仙都道：「這男子如此倉皇，看他滿面正氣，必有極苦之事。而且手捧香灰，必是將專治什麼人的病。我們何妨去探上一探。」

於是八仙把身子隱起，暗暗地跟他到了一處地方。那人四面一看，見沒人過來，便急匆匆擡起右臂的袖子，左手取出利刃，咬定牙關，叫聲：「天爺爺在上，小人葉百民，家中只有一位八□歲的老父，恨小人生來無能，不能盡我孝心，害得他老人家起居不適，飲食不週。如今臥病在牀，命在旦夕。小人既不能延請名醫，又沒錢買藥。只有一點虔誠，割臂救父。如蒙天爺爺憐念小人一點誠心，庇佑我爹爹轉危為安，此後我爹爹多活一年，小人情願自減一年壽命。萬望天爺爺見憐這個。」說畢，淚如雨下。舉右手利刃，向著左臂膀就割。八仙聞知其事，甚為歎息。呂祖見他伸刀將割，立施妙法，在他膀子上輕輕一拂。這葉百民已把血淋淋的一塊肉割下來，卻不覺一些痛苦，這才略有笑容，把香灰塗在傷處，立刻結疤。百民心中聲怪，以為神佑，跪下去連叩了□七八個頭，方才回轉大路而去。

八仙同在原處議論了一會兒，對於葉百民割臂救父，大家非常嘉贊。呂祖因說：「這等事情，在常人說來，稱為愚孝。然無論如何，總是一片至忱之心，足回上天視聽。我想，從今以後通告各處土地，如遇有這等孝子，須用我這止痛免腐之法，隨時替他調治，可以免得孝子吃苦。眾位以為何如？」此言一出，大眾無不歡喜贊成。從此以後，呂祖和眾仙每到一處，必將此法傳與各該處土地，及各地方日夜遊神、值日值夜功曹，以及各家宅道神等。大家也留意學習。所以如今相傳，凡割股救親者，並不□分痛苦，也不會腐爛。並非皮肉有異，實在還是呂祖傳授土地等仙方。諸神耳目較近，得以隨時隨地暗暗調護。

未知百民之父可能救治，卻看下回分解。